

◎百年辉煌

绝命崖上“老愚公”

蒋 巍



在贵州，人生没有行走，只有登攀。在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自治县草王坝村，一位老人与大山斗了一辈子。哦，平正乡，这个名称叫得太不准确了！这里的耕地既不平也不正，零零碎碎，七角八歪，全都挂在陡峭的山坡上。

“石头娃”思变

黄大发，乳名石头娃，生于1935年。个头矮矮的，黝黑得像一块山岩，结实得像一棵老树。握着这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糙硬的手，就像抓住了树根。

草王坝村海拔800米以上，缺水缺水。在草王坝村，水比娘还亲。没水又缺田，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1958年，23岁的石头娃被任命为草王坝生产大队队长，转年入了党。他没上过学，照着半本《三字经》，一个个字对着认，渐渐也能磕磕绊绊读报纸了。几年后黄大发当了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现实迫使他不得不深入思考，怎样才能改变村民的穷日子？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草王坝村最缺的——水！

水从哪儿来呢？黄大发蹬上草鞋在周边几座大山转了一圈，希望能找到水源。哈哈，终于发现了：隔着高高的太阳山和太阴山，后面一座大山上有一处岩洞，水流长年不断，老乡们都叫它螺蛳洞。螺蛳洞的水位比草王坝村高出许多，如果开一条渠把螺蛳水引到村里，全村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白花花的米大米饭就能端到桌上了！

黄大发召开社员大会征求意见。有人说，隔着3座大山那是闹着玩的？给自己留条命吧。

黄大发黑了脸：“你的意思是，咱草王坝村命中注定就该渴死饿死穷死吗？谁愿意坐家里等死？举手！”会场死一般地静。

黄大发的大舅子徐开福第一个站起来：“我干！”又有几个党员站起来：“我干！”接着一片吼声：“支书说了咱就干，有水就能吃饱饭！”

第二天，黄大发跑到公社，把开渠引水的想法向书记徐开良做了汇报。徐书记表示支持，又说，公社太穷，但我可以给你们弄点炸药，再把别的生产队的钢铁铁锤钎拉给你们用；千万保证安全。

转天，黄大发拉上徐开福，上山瞄了瞄开渠线路，当场画了一张设计草图。很简单，也就是一条线从螺蛳洞画过太阴山和太阳山的半山腰，往下直抵草王坝村。“伟大的工程”设计完了。

1963年元旦过后，黄大发率领200多村民，打着红旗，揣上洋芋和饭菜团子，呼呼啦啦上山了。工程第一步是要在螺蛳洞口垒起一个蓄水池。炸药放置好了，只听轰的一声，第一炮在洞口炸响了！湍急的山水流顺而下，大家欢呼雀跃。

“草头王”辞官

采访时我问过黄大发：“动工时你算计过要多少年吗？”

老人说：“没算，干到哪天算哪天。我跟村民说了，咱要学学老愚公，老的死了，儿子孙子接着干。”

高山上的冬天很冷。在水源地垒蓄水池，山水冷得渗进骨头缝，三五分钟腿脚就麻木了。黄大发说：“你们没结婚的冻坏了，生不下娃娃，我可负不起责任。这样吧，有了老婆孩子的，跟我轮班上！”说着他第一个跳进冰水里。为加快速度，他们干脆不下山了。夜晚住进附近的山洞，裹件破棉衣就睡。蓄水池修起来了，黄大发指挥大家用绳子在山坡上丈量着，画一条直线，然后一字排开，一手执钎一手拿锤，叮叮当当敲响了大山，从日出敲到日落。春节后，他们硬是在石壁上连凿带翻，开出3公里长的石渠。可渠沿的石块咋固定勾缝呢？他们用的是土办法：石灰加泥巴。

10年前，我刚到温哥华时，感觉温哥华真是像朋友所说，是个好山好水好寂寞的地方。当时，我初来乍到，生计为先，所以只能无奈一笑。可后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发现大温图书馆也是一个可以休闲、阅读和恢复爱好的地方。

能找回如此良好的感觉，还要归功于我当初对安家的两个要求。第一要购物方便，其次要离图书馆近。这两者，一个是物质生活，一个是精神食粮，缺一不可。

我家离图书馆也就是步行9分钟，晚饭后散步都可以到达的距离。

的确，无论人到哪儿，都不应该失去乐趣。何况来到异国他乡，心灵需要抚慰。有一次我到大温图书馆浏览报纸时，意外发现这里不仅可以借书，还可以淘书，而且可以淘到我从小到大都熟悉的中文图书。我喜出望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从此风雨无阻，每天至少要到图书馆打卡报到一趟。英文书我也淘，淘那些通俗易懂、图文

春节后突然下了几场大雨，山洪像海浪一样冲下来，石渠被冲得散了花，乱石七零八落滚满山坡。全村人目瞪口呆，心都碎了。黄大发血红着眼珠子大吼一声：“重来！”女人们也急了，纷纷跟着汉子上了山。公社领导对黄大发组织这样一个浩大水利工程有些半信半疑。但到现场一看，漫长的石渠正在一米米向前延伸，被山洪冲毁后人也泄气，继续干，从头来！公社领导被感动了，决定砍掉一半办公经费，支援8000元工费。

数月后，需要在半山腰打开一个隧洞。黄大发成立了两支青年突击队，从两头对着干，一边炸一边凿。半年后，两队顺利合龙，隧洞开通，黄大发特别请村民喝了一顿庆功酒。接着往下干，要通过一段170米长的叫“擦耳岩”的大石壁，那是陡立成90度甚至是凹进去的悬崖。人走过去必须身子向内倾斜，耳朵擦着山岩，否则脚下一晃，人就栽进万丈深渊了。在黄大发的指挥下，村民们用绳子拦腰系紧，让人从悬崖上把自己吊在半山腰，一手锤子一手钎，一块一块往下凿。凿出一个小平台，可以站脚了，再用打磨成长方形的石头砌成沟渠。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往前凿、往前挪、往前跳，绕过一个寒冬酷暑。

为此，黄大发付出惨痛的代价。有一次他和村民半个月没下山，7岁女儿患了重感冒，村里没有壮实男人，不能及时送往县医院，数天后不幸死亡。为这事黄大发痛心了一辈子。

草王坝人记不清自己流了多少泪，淌了多少汗，投了多少工。历时整整13年，年轻人成壮年人了，孩子成劳力了，姑娘成孩子妈了，全村人眼看着一条海拔近千米、长30余里的石渠像一条龙，穿云破雾绕山而来，终于抵达草王坝村！公社领导看了非常振奋，说红旗渠是林县举全县之力干成的，咱们比不了，但你们一个小小的草王坝村能干成这条天渠，很了不起！1976年通水仪式那天，锣鼓、鞭炮、酒宴饭菜都备齐了。全村老百姓喜笑颜开，齐齐挤在渠道边，就等着清爽爽的渠水顺山而来。可久等不来，再等还是不来。不大工夫，村民王正明一脸沮丧，满头大汗跑来喊：“不行啊，水下不来！”

黄大发如雷轰顶。他不信，命令徐开福再去看看。等徐开福跑回来腿已经软了：“确实！渠道坡度太缓了，而且水量越来越小，在太阴山那儿就顺着石缝流没了。”说罢他放声大哭，全村人都傻眼了，个个像石柱一样呆在那儿。13年啊，全村人过的是没老没小的日子，拼死拼活的日子，就这么一滴水没见，完了？

村民们失望之极，但他们理解黄大发领着大家拼命干是出于公心和好心，没人当面指责他。

黄大发在家里闷了好几天，愧疚和压力像尖锐的石山日夜刺痛着他。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必须负起这个责任，于是决定主动辞职。

“大发渠”上天

世界上再直的路也要拐几个弯，因为地球是圆的。英雄不怕犯错误，就怕倒退。

不管怎样，黄大发是一个没私心、敢担当的人，全村再也找不出这样的领头人。一年后，在乡亲们的呼吁下，黄大发官复原职。在村民大会上，他主动做了检讨：“这么工程，没技术把关，没有准确测量，不是胡干吗？我对不起乡亲……”

“检讨有啥用？你就说那条渠怎么办吧？”村民在底下喊。

“我们不会白干！”黄大发坚定地说，“三座大山都绕过来了，基础也打好了，下一步就是改造问题。我相信，草王坝村一定会喝上天渠水，一定能引水灌田，吃上饱饭！”黄大发的话，又一次让村民们热血沸腾并看到了希望。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24岁的黄著文出现了。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遵义市遵化县（现播州区）水利局工作。他和两位同事步行两天，到草王坝所在的野彪公社检查水利工程。黄大发听说县上来了几个水利技术员，便急急匆匆找上门说，我们草王坝村用13年时间修了条水渠，长30多里，可修成了水却过不来，能不能请你们到我们村看看咋回事？”

黄著文问：“是县上的水利工程吗？”黄大发说：“不是，是我们村自己干的。”

黄著文心头一热，很震动。一个小山村依靠自己的力量，用13年时间修筑了这么长的水渠，太不容易了！他对两位同事说：“走，去现场看看！”三人跟着黄大发步行几十里，从螺蛳洞水源地沿着石渠绕过太阳山和太阴山，一直到草王坝村。此时天色已黑，黄大发拉他们住进自己家住的草房。第二天早晨醒来，黄著文发现，仅有一的一床被子盖在他和同事身上，黄大发夫妇搂着两个大孩子在火盆边整整坐了一夜。黄著文的眼晴湿了。

通过现场考察，黄著文和同事得出结论，这条渠的病病在于：第一，水渠位置太高了，落差不大，流量又小，推力自然不够，很难流到30多里外的草王坝；第二，这一带都是风化形成的沙壤土，渗水严重，因此修渠必须用水泥勾缝防渗；第三，用石灰和黄泥抹缝，天一旱泥巴开裂，多少水也渗出去了。“总之，你们的设计不对，干法更不对，搞这么大的水利工程必须要有科学技术保证。”

黄大发听得直捶脑袋，他眼巴巴瞅着黄著文问：“那你看这条渠还有没有救啊？能不能帮我们想个办法。”

跟来的两位同事都是县上的“老水利”，摇摇头说，重新改造起码要花几十万，县上肯定没这个能力。

黄大发一脸沮丧，几乎要哭了。

一年又一年，不死心的黄大发到公社和县上跑了无数次求爷爷告奶奶，都因为县财政拿不出资金败兴而归。没事的时候，黄大发常常跑到山上，沿那条渠走走，把石缝里长出的茅草拔掉，用手摸摸那些石头，仿佛仍能感受到当年流下的血汗和留下的温度。黄大发发现：这条渠虽然荒废多年，石缝中却很少有草，原来都让上山放牛的村民拔了。而且渠沟里很少有土。显然，所有村民都像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牵挂着守护着这条不成功的石渠。黄大发心里阵阵发热，泪湿眼眶。

岁月漫漫，从1976年通水失败到

1989年，又一个13年过去了。

这一年，51岁的黄大发听说县上要办一个水利技术学习班，招收各乡初中以上文化青年参加，为期3年，半脱产，他立马通过电话报了名。一个两鬓斑白的小老头就这样坐到课堂上，成了水利班上最勤奋的学生。

黄大发越学越明白，越明白心里越着急了。1990年腊月的一天夜里，黄大发东打听西打听，一头闯进黄著文的家。这时黄著文已经当了县水利局副局长。老支书记说：“你当局长了，我也老了，现在我们草王坝那条渠还荒废着，我死前要是通不上水，闭不上眼啊！”

黄著文为难地说：“县财政每年给水利的资金只有20来万，就是全给你们也不够。”黄大发却乐呵呵说：“你不知道，我最近又干了一件大事！”

“啥事？”

“我又把村民动员起来了！不讲价出义工，在外打工的也同意回来。县里能给多少给多少，把水泥买上就行。关键是你们的技术要上去，给我们做保证！”

黄著文的眼晴湿了。

第二天，水利局召开局长办公会，黄著文提出草王坝村挖荒的水渠问题。草王坝水渠改造工程至少需要30万元，大大超过全年的水利预算。黄著文恳切地说，草王坝村的事情无论如何要扶一把，他们从1960年动手，自力更生，整整干了13年。可惜因为技术问题没把握好，水没通上。到现在已经过去30年，那里的乡亲决心再次启动，宁可砸锅卖铁也要把水渠干成。“我想，那么长的一条水渠扔在山上，太可惜了。这个工程我愿意牵头，负责到底。”

樊运达局长当场拍板：“好！我们先人把测量和设计搞起来，动工后技术上严格把关，经费不够以后再说。”

这个决定是历史的转折点，意味着螺蛳洞引水工程从此列入县重点水利工程。1992年，工程正式动工，黄著文派局里的技术员黄文斗到现场指导监督，另外还有5名技术人员先后参与。

1992年春节后的一天，天还没亮，200多村民在黄大发的带领下，背着背篓带上工具，举着火把再次上山了。螺蛳洞引水工程沉寂了10多年之后，终于又震响了茫茫群山。

这次修渠，同样因为村里没人送医院，黄大发的第二个女儿、23岁的彩彩又因急症不幸去世。一年后，13岁的大孙子又因患急性脑膜炎猝然离世。为了开山凿渠，为了全村人的梦想，黄大发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怎样沉重的代价呀！但他擦干眼泪，依然挺挺在山上。第二次挥师大战170米长的绝命崖——擦耳岩，年近六旬的黄大发依然把自己吊在长长的绳子上，足登石壁，一锤锤敲着手中的钢钎。年轻时他是石头娃，老了成了老愚公。

1995年端午节，历史性的一刻到了，螺蛳洞引水工程终于通水了！这是一道通天渠，清冽冽的泉水顺着绕山而来的长渠一泻而下，翻腾着雪白的浪花，穿越整整35年的苦斗与周折，扑进仡佬族草王坝村，抹上全村的笑脸，扑向坝上山坡上一块块绿油油的耕田，扑进家家户户的梦想……

这一年，黄大发正好60岁。

天渠通水了，黄大发也从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退下来了。这以后，老愚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每天提着镰刀上山巡查水渠，把水渠里的落叶和碎石清掉，把渠边的青草拔拔。迄今又是26年过去了，从开工到现在，86岁的老人家究竟绕地球走了多少圈，他没算过，也不会算。

问渠何得清如许？为有初心闯山来。反正地球就那么大。再长的路也长不过脚头。

后来，草王坝村改名团结村，这是全体村民一致同意的。



罗仁基

并茂的，像“二战”“一战”的画册。毕竟这些画册都是纪实，充满了强烈的年代感。而旧书的价格，也是吸引我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这些英文书原价至少要15加币（60多人民币），可放到旧书摊上，只卖0.25加币，相当于1.5元人民币，60倍的差价。

当然，干什么事都会有竞争对手，在母语就是英语的书友眼皮子底下抢英文旧书，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笨鸟先飞，勤能补拙，也寄希望他们的兴趣点和我不一样。而中文图书，则是我们华人的专属，吸引像我这样在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还有那些离开中国很久、可一直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华侨。

大温图书馆推送旧书不定期，也不定时，但分门别类，所以我每天去图书馆都是碰运气。有时，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有几次就看到台湾琼瑶和香港金庸的书，这些书都是图书馆交换来的。

喜欢淘书的人都知道，淘书是一个乐，有时自觉不自觉地总喜欢多“把玩”、多考虑一些时间。比如霍金的《时间简史》英文图解版，九成新，我拿在手里考虑了20分钟。原因是我看不懂霍金的理论，只对其中的几页插图感兴趣。最终，我觉得仅凭他那些便于理解、妙趣横生的插图就足够了，便欣然买下这本厚厚的英文专业图书。

“北孔”曲阜名气大，拜访次数不少。而“南孔”衢州，还是头一回。世间“孔庙”不计其数，可“家庙”仅有曲阜、衢州的两家，其中有何缘由呢？

看殿祠门楼，南宗家庙与曲阜孔庙并无二致；可论规模，前者占地20亩，只及后者1/15。南宗家庙中特有一间“思鲁阁”，仿佛时刻在倾诉着孔氏后裔们对于至圣的景仰和对故乡的眷念。南宗家庙，近900年来，一直是孔氏嫡裔的安家繁衍之所！

孔子第76代嫡长孙孔令立先生对我双手行揖，以熟稔的口气对我说，他的父亲就是出生于这座家庙里。

原来，孔氏嫡裔是于宋末南迁的，那时金兵南侵，孔子第47代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领近支族人，随高宗南渡，获赠安家衢州。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令南宗第52代嫡长孙孔洙载爵北迁曲阜奉祀。孔洙接诏，急忙进京见驾，面陈不脱离弃祖坟，愿让爵于曲阜族弟世袭。元世祖闻后大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之后也”。结果，这一礼让，曲阜孔治之后荣获“衍圣公”世袭爵位，声名远扬；可历代南宗嫡后却降为平民，安然索居。

“前几年我见过孔立的父亲祥楷先生，他说当年衢州方面还是从你们报纸的一篇报道，发现了他下落，才将他这位阔别家乡38年的‘南宗末代奉祀官’迎回故里的。”友人给我发微信说。赶紧查询求证，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儿！1988年10月，我的同事在河北迁西县采访时，寻到了正在当地挖金的孔子第75代嫡长孙孔祥楷矿长。题为《‘南宗奉祀官’荒山掘金》的报道，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这篇报道触发了衢州方面三番五次力争“掘金人”像金子般地礼迎回衢，1992年，53岁的孔祥楷先生担任了衢州市政协副主席兼孔氏南宗家庙管委会主任，他从此可以像历代祖先一样，以训育师生、传播儒学为主业，致力于让德治爱民、孝顺和亲的传统精神，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

“东南阙里”借着“让南孔文化重重落地”之势，近些年大力塑造“衢州有礼”城市品牌，不断为“礼”注入新的内涵，使得绵延800年厚德崇文的文统、礼统与道统，获得了新的滋养与创造性发挥。

如今的衢州城乡，儒学之风依然浓郁，其中尤以廿八都古镇为甚。别处文昌阁，顶多在县城建一座。可这个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古镇，居然存双。位于镇中心的那座文昌阁，为三进两天井，梁、枋、窗楣等处，或彩绘人物、山水与花鸟虫鱼，或以浮雕、透雕装饰，古意盎然。老街两旁多为两层老房，前店后坊，商号、钱庄、客栈、民宅、衙门与亭阁，全都保持着百余年前的风貌。用石块铺就的巷道，微雨中锃亮，仿佛能从中看出，唐朝黄巢起义的千军万马，正在这里热火朝天地开山伐道；冲着“海上丝绸之路”而去的车马货物，又在车夫商人的叫喊声中南来北往。廿八都，坚守本真，礼敬历史，以原生态的宅院及原汁原味的居民生活，对外展示。

位于开化县中东部下的淤村也是一个古村落，同样成了新的“网红打卡地”。去年，村里收了一批无人居住的老房子，建成工作室，供外来艺术家创作展示。于是，“梨花公社”等现代小屋，凸显于石墙土瓦间。来自北京宋庄画家村的陈进，目前是“艺术空间”的新主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你怎么愿意离开北京的呢？“我好奇怪地问他，‘村里有网络，一点不寂寞。创作照样做，我们还可帮助村里改造提升旧民居，更新村容村貌。现在，连我的父母都从成都搬过来了。’”

陈进的这间两层工作室，楼下兼作酒吧，房子基础虽为老宅，装修却颇为精致。而所有装饰，都由村里出资并施工，陈进只管出设计。这种礼遇，还有下淤村当家人的“三顾茅庐”，促成了他的毅然南下。

画家朱利民从衢州来柯城区余东乡观看农民画展，进了展馆，艳丽的色彩与丰满夸张的纹饰扑面而来。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把劳动的幸福、丰收的喜悦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村里的农民不仅擅作画，而且还把画作植入丝巾、茶杯、雨具、旅行包、杯垫、床上用品等产品。朱利民看画时很震撼，产生了想融入农民画家群体的冲动。见到一个展板上“余东乡村数字大脑”的使用说明，他掏出手机点击进入，提交进村开设画廊的申请。10分钟后，就有工作人员与他电话联系上。再过数日，一间画室便成了村里给他的见面礼。余东过去一直是农民画村，现在，又被规划为“未来社区”。这样的“未来社区”，这回访问了好几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原有的江南韵、乡愁味、艺术范基础上，融入了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元素。更重要的是，激发了返乡人敬业、归乡人就业以及外乡人前来谋业。

如今的衢州，可谓处处有“礼”。市委市政府大院，在人们印象中，应是高墙深院，可这里居然没有围墙，节假日，老百姓可来“大院”散步停车。全城200多个企事业单位大院，全都拆墙透绿，成为公共空间。当今人们走进衢州街巷，地上难觅果皮纸屑，饭馆必见公筷公勺。作揖行礼，也已成为生活中的习以为常。当地一位老伯对我说，衢州是个小城市，倒是蛮舒服的，值得看看。

舒服二字，恰恰也是我对衢州的突出感受。再细琢磨，这种舒服感，恰恰来自于衢州给我的一个个礼遇。今日衢州，正在形成礼敬自然、礼敬历史、礼敬社会、礼敬未来的浓厚氛围，形成以礼化人的社会环境，经济的发展与民众生活的改善，自然均在情理之中。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有礼之城

孔晓宁